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林昌彝詩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林昌彝 著

王鎮遠

校點

林虞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林昌彝詩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林昌彝詩文集 / (清) 林昌彝著; 王鎮遠, 林虞生校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5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 - 7 - 5325 - 6181 - 0

I. ①林… II. ①林… ②王… ③林…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5.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57071 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林昌彝詩文集

〔清〕林昌彝 著

王鎮遠 林虞生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照排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5.625 插頁 5 字數 280,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 - 7 - 5325 - 6181 - 0

I · 2429 定價: 5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序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倣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

《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公元一八四〇年（清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的砲聲震撼了古老的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奮起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一些有骨氣的炎黃子孫，感於內憂外患的日益深重，紛紛尋求救國之方，於是道咸年間學風丕變，一種以「經世致用」為標幟的治學風尚，替代了以考據為特點的乾嘉學風。反映在文學上，便是湧現出了一批敢於面對現實、具有高度愛國熱情的詩人和作家，他們以自己的作品，記錄了這個動盪劇變時代的脈搏，林昌彝就是其中的一位。

林昌彝，字蕙常，又字薌谿，別號有硯記山人、茶叟、五虎山人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於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卒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其父林高漢，字卿雲，曾涉洋經商。昌彝為庶出，其生母吳氏教子以義方，為昌彝選擇了習儒的道路，臨終還囑咐他「勉為聖賢之學，勿以科名為重」。昌彝的業師陳壽祺，是當時著名的經師，他的藏書有八萬卷之多，昌彝早年即浸淫其中，並為許多書作了提要，這為他後來在經學、文字學、輿地學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昌彝自謂：「余之知做人者，先母

吳太安人之所鑄也；余之知讀書者，陳恭甫師之所鑄也。（海天琴思續錄）

林昌彝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中舉，時年三十八歲。以後他先後八次赴禮部應試，均未售。這十幾年中，他遍遊了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直至北方的燕趙等地。他後來的詩中說：「意氣平生隘九州，雲山萬里快孤遊。」自注云：「徐、豫、秦、晉、齊、魯、燕、趙、楚、吳皆已歷覽。」（感事留別詩二首）這使他得以飽覽世事，廣結交遊，後來在文學創作中深刻地反映現實，顯然得力於此。

這一時期正值國家多難，民族危機日深。鴉片戰爭以後，福州關為通商口岸，林昌彝家鄉的烏石山為英國侵略軍佔領，激起了他的切齒憤恨，他畫成一幅射鷹驅狼圖以示志向，所謂「射鷹」，就是「射英」的意思。又以十餘年的努力，編成了二十四卷的射鷹樓詩話，是一部記錄鴉片戰爭前後詩歌創作情況，從而表現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的珍貴文獻。同時他還寫了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提出了驅除侵略軍的措施和辦法，體現了他經世致用的治學態度。林則徐讀後曾大加稱揚：「真救世之書，為有用之作，其間規劃周詳，可稱盡善，此百戰百勝之長策，與弟意極合。」可見他的主張，在當日是頗合時用的。

在此期間，他還結識了不少同氣相應的朋友，都是著名的詩人和學者，如魏源、姚燮、朱琦、湯鵬、張際亮等。尤其值得一提的他與林則徐的關係。林則徐是昌彝的族兄，比他年長十八歲。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七月昌彝落第回鄉，時林則徐正寓居鄉里，二人談詩論事，過從甚密，林則徐為衣灝山房詩集所寫的題詞以及論射鷹樓詩話的書箋即作於此時。同年十月，林則徐應召離鄉，旋即在赴粵東途中病

逝。二林的契交，反映了他們在民族思想和愛國情緒上的一致。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四月，林昌彝向咸豐帝進呈所著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奉諭：「該舉人留心經訓，徵引詳明，賜官教授。」然而，在福建、建寧、邵武二府司教期間，官場的傾軋却使他寒心。寫於此時的寓言四首，發洩了他對人心險惡的感歎：「羣大來乞憐，我便投之骨，啜骨反噬人，猙獰笑汝獨。」不久，昌彝即離職回鄉，答友問一詩，正可看出他當時的處境與心情：

四面張弧奈彼何，含沙鬼蜮伏江河。上階粉蝶頑童撲，入座青蠅弔客多。怪事無勞呵壁問，坦懷不作碎壺歌。梅花風骨吾家物，獨向寒泉薦菊過。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他到廣州遊歷，次年課徒無量寺，並在廣州刊刻了衣韞山房詩集。郭嵩燾署廣東巡撫，延他課子，又次年劉熙載督學廣東，招他襄校文卷。翌年正月回閩，未滿一月，廉州（今廣東合浦縣）守戴肇辰又延他掌海門書院，不半載，士習文風爲之丕變。以後他往來於粵、閩兩地。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他的海天琴思續錄在廣州刊板；十二年，他曾爲王韜的甕牖餘談作序。此後便不見有關他的行蹤及著述的記載。

林昌彝一生著作等身，其中以治經的著述爲最多，據他集中自述，就有三禮通釋、詩玉尺、讀易寡過、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定本、左傳杜注刊譌、禮記簡明經注、說文二徐本互校辨譌、溫經日記、小石渠閣經說等；據桂文燦經學博采錄知他還有六朝禮記集說補義、荀卿子禮釋、伏生書傳、三代佚禮考、陳氏禮書考

《段氏說文注刊譌》、《衛氏禮記集說補義》、《春秋地理考辨》、《聖學傳心錄》、《士林金鑑》等著述；另有五部詩話性的著作：《射鷹樓詩話》、《海天琴思錄》、《海天琴思續錄》、《敦舊集》、詩人存知詩錄（後兩種未刊）。至於詩文編集，則有衣謫山房詩集八卷、小石渠閣文集六卷及賦鈔、詩外集各一卷。

首云：《衣謫山房詩集的價值，首先在於表現了作者矢志抗擊侵略、不忘民族危機的愛國激情，其杞憂一首云：

海涸山枯事可悲，憂來常抱杞人思。嗜痂到處營蠅蚋，下酒何人啖鱣鯪！但使蒼天生有眼，終教白鬼死無皮。彎弓我慕西門豹，射汝河氛救萬崖。

他所謂的「杞人思」，分明是指自己的國愁家恨，「鱣鯪」即魚腸醬，相傳漢武帝逐夷至海上，得之，因以命名。這裏顯取其「逐夷」之音義。五六兩句是他強烈的心聲，故海天琴思錄中載他答友人問時說：「但使蒼天生有眼，終教白鬼死無皮」，此余之願望也。」舊日時艱，他在詩中常常厲聲斥責英軍的侵略行徑，其廣州採風雜感之三云：

包藏禍心英吉利，七萬里外輪船至。互市高樓鬼島連，挾山奇貨通天智。洋煙流毒劇堪哀，茶藥曷換洋米來？茶葉大黃專換洋米，不換奇貨，爲上上策。

對於罪惡的鴉片貿易，詩人以爲「此天怒人怨，爲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射鷹樓詩話）。他對國人的

吸食鴉片，長歌當哭，感歎不已，亭檻詞三章之三、風災行、汝曹等詩都指出了鴉片的危害，表現了憂時憂國的痛切心情。

其次，集中詩作愛憎分明，勇於揭露社會現實。天災人禍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在詩人心中投下了深深的陰影，如早年寫的感事三首，其小序云：「客有從江南歸者，述吳楚歲荒，兼憂水患，浮屍橫江，餓莩載路，爲之愴然。」詩對江南一帶人民的苦難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與憂慮。又如市價行，對貧民的轉死溝壑和市僧的貪狼殘暴，都作了窮形盡相的刻劃，最後發出「許種仙人璧，濟汝饑寒戶。市價倘不平，試以摩天斧」的宏願，可見他強烈的愛憎。他對貪官污吏施之以無情的鞭撻，亭檻詞三章之二云：

休休休，官方如此是吾憂。高爵厚祿居不忤，腰懸金印稱公侯。創深父老江頭喘，官不問民但問牛。嗷鴻百萬集中野，長官攜笛上高樓。此有實事。心傷赤子流離日，眼見貴人歌舞秋。休休休，伊誰請劍斬而頭！

如此激烈的感情，尖銳的語言，「請劍斬而頭」，已完全突破了傳統諷喻詩所謂「含蘊」的樊籬。他的大蠹詩就明言：「天下有大蠹，吏胥爲之首。」可謂一針見血。林昌彝一生仕途蹭蹬，中年自己也曾飽嘗「苦寒未已還苦饑」(昨夜)的滋味，結合儒家學說所倡的「仁」道，使他時時不忘以拯溺爲己任。其所憂詩中說：「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饑。」答友人問時說：「八百孤寒歸廣廈，萬家煙火覆長裘」，此余之懷抱也。」於此可見詩人的胸襟和志向。當然，林昌彝畢竟是封建文人，有他的階級局限。他對官場的黑暗雖有所

揭露，對人民的疾苦雖表示同情，但却不能加入到人民反抗鬥爭的行列中去。當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他也不無對農民起義軍的詆毀之詞，這是在閱讀他的作品時應予注意的。

林昌彝的較大一部分詩是記遊蹤、咏山水的作品，尤其在一些長篇古風中，以雄健淋漓的筆墨，謳歌了祖國河山的壯麗，如武夷山大隱屏歌寄家子萊、登泰山觀日亭、遊翠微山等都是這樣的作品。他與師友唱和贈答的詩也不少，尤其是有關林則徐、陳壽祺、何紹基、魏源、姚燮、張際亮等著名人士的詩作，是我們考察當時詩壇的重要資料。林昌彝又性喜論詩，其詩集中論詩之作，如論詩一百又五首、書荃兒詩卷、讀何子貞師東洲草堂詩等，從不同方面表達了他的詩論觀點，與他的射鷹樓詩話、海天琴思錄等著作互為表裏。

林昌彝在本朝詩人中最推重顧炎武和朱彝尊，故何紹基說他的詩「雄厚似顧亭林，嫵雅似朱竹垞」，如實指出了他詩風的淵源所自。顧、朱兩人都以學問造詣發為詩歌，是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結合的代表。林昌彝畢生以治經考據為主要學問，自然強調詩人的學養根柢，主張學問與天籟相結合，因而他的詩遣字造句典雅，講究有來歷，用典也精切巧妙。他的詩中，一些咏史懷古和有關經訓的篇什，體現了他對史料的嫺熟和經學修養的深邃。如讀史懷古名將七首、唐中和五年李克用題名碑拓本為崔梅笛賦、會稽秦石刻拓本為會稽施又泉賦、錢舜舉伏生口授尚書圖等即是如此。

林昌彝詩歌藝術上的另一特點是注重比興，講究詩意的蘊藉深厚。他在海天琴思錄卷三中說：「三

「百篇國風多設喻之辭，此『衣讒』之義也。正言之不足，故反言之。……『衣讒』之義，即大喻譬之義也。」可知他以「衣讒」命集的緣起，就是要繼承詩經運用比興進行美刺的傳統。集中如貧女、寒號蟲、寓言四首等詩，都用了比興的手法託物寄志；一些咏史懷古之作，也意在指陳現實，故意淵味永。

林昌彝的文章今見於小石渠閣文集之中，也明顯地帶有經世致用的特點，其中有不少切合時事的議論，如漢宋學術論可以說是對乾嘉學風的矯正，與溫伊初論轉移風俗書則力圖挽回當日士風的頹敗。又如請毀福州淫祠議、闢邪教議也都是有感於時事而發的篇章。他的序跋、傳記、祭文很少有應酬之辭，大多是為親交故舊所作的，故往往真切動人。文集中還有一部分是他治學的心得，如答何願船比部問古韻書、答魏默深舍人問江沱潛漢書、同舟問答等，都可見他學問的精深。

林昌彝的散文力追兩漢，與當時充斥於文壇的桐城派異趣，他公然聲稱：「學文莫學桐城派。」劉炯甫配雲樓文集序則云：

文至雅潔，品莫貴焉，然非徒汰除俗調以為雅，刊落枝葉以為潔也，蘊蓄闔深，詳明確當，天然高邁，削膚見根，辭約義豐，外澹中腴，是以能得理與氣之精，而具真雅真潔者也。

言外之意，分明是對桐城派單純強調文簡辭約的針砭。因而他的文章雜取漢唐句法，時用排偶，江開評謂「能合東西京而一之」（海天琴思錄卷三）。從他存留的一卷賦鈔看，他還是作賦的能手，而且大多是用

辭典雅、對仗工穩的駢賦，其碧海掣鯨魚賦以掣鯨喻清海氛，也體現了他的抗英思想。當然文集的某些篇章文學性較差，也是無須諱言的。

衣譚山房詩集八卷，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六月開雕於廣州，時林昌彝本人也在廣州，故爲其手訂無疑。詩集前有阮元、湯鵬等人的評贈，而二人在道光年間即已下世，又林則徐咸豐元年（一八五一）的信中已有「並大著詩集及詩話五本送上」之語，可知林昌彝的詩結集頗早，當是累年有所刪訂補充。今詩集所收，始自二十三歲之作，止於梓刻之時。然而，其中不知何故，竟闕入了魏源的詩作多首，以魏源古微堂詩集對勘，有以下篇目重出：

元祐黨籍碑歌	岱嶽吟（即魏集中岱嶽吟上）	井陘行（魏集作井陘行寄感）	潼關行（魏集作潼關行示楊廣文）
江南吟七首（魏集爲十首）	泰山經石峪歌	牧羊圖爲默深賦（魏集作牧羊圖）	題魏默深蕉窗聽雨圖（魏集作蕉窗聽雨吟）
睦杭舟次遇姚梅伯變成長歌送歸四明（魏集作走筆送姚梅伯燮歸四明）	月夜太湖泛舟作歌（魏集作太湖夜月吟）	遊洞庭湖（魏集作洞庭吟）	富陽董文恪山水屏風歌
楊椒山琴歌（魏集作椒山琴和陳太初修撰）	聽難曲（魏集作難窗待旦吟）	閱世二十首（魏集中題爲君馬黃二首、怨歌行五首、行路難十三首。）	北旅雜詩七首（魏集作北上雜詩七首）
代龔仰白景茂才李上羅天鵬思舉軍門凱旋詩集杜六首（魏集作官傳楊果勇侯西征同鄧湘皋孝廉）			

凱旋壽詩集杜六首

送王見竺秋試下第歸二首（魏集作秋試下第東筠谷兄二首）

金臺秋感十六

首（魏集爲秋興及後秋興）

這些詩的著作權當屬魏源，理由如下：

一、魏源清夜齋詩稿有「秋舫較過」印記，秋舫即陳沆，卒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可知此稿編成當更在前，且最爲可靠，詩稿中已錄有元祐黨籍碑及井陘行、北旅雜詩中之三首等詩。而林昌彝集中之詩自云起自道光五年，顯出於魏作之後，且考昌彝道光六年前未離開福建，故不可能作井陘行及北旅雜詩。

二、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之中收錄魏源的秋興詩六首，明載爲魏源之作。

三、魏源走筆送姚梅伯燮歸四明作於道光二十四年姚燮離京南返時，考姚燮復莊詩問中有曹戶部楸堅席上醉後長歌贈魏源兼湯郎中詩，並附有魏源此詩爲和作。

四、岱嶽吟云：「庚子之秋登日觀，茫茫大雪空三歎。丁未之春尋石峪，摹揭摩崖遊太促。今歲仲夏共游侶，未造峯顛愁滯暑。兩登岱嶽未悉嶽真形，搔首造化慙山靈。」然林集中登泰山觀日亭有「紅日出天天下小」等語，顯非遇雪，又重陽日有感詩中注文云：「甲辰重九登泰山。」甲辰處於庚子與丁未之間，與岱嶽吟中「兩登岱嶽」云云顯然不合。

我們這次整理，即以同治二年廣州刊本衣冠山房詩集爲底本。爲了保持原貌，對誤入林集中的魏

詩，仍予存留，以待識者考訂。

小石渠閣文集六卷，光緒五年刊於福州海天琴思舫，爲其家刻本，卷末有補遺四臣表一篇。疑此集本爲林昌彝手訂，而刊時他或已作古，故有「補遺」之稱。今即以光緒五年本爲底本。集中個別地方文義有自相牴牾之處，爲保持原貌，未加改動。這次重版，僅改正上次排版中誤字十餘處。

衣颺山房詩外集一卷，賦鈔一卷及丁杰衣颺山房詩集後序均輯自衣颺山房全集。全集爲其姪孫敬煊署籤，疑昌彝後人以家藏舊板略作補充而彙成，故詩文集與上述二種版本完全一致，無校勘價值。

我們這次整理彙編林昌彝詩文集，卷一至卷八爲衣颺山房詩集，卷九爲詩外集，卷十爲賦鈔，卷十一至卷十六爲小石渠閣文集。原有的序跋、評贈、題詞等移入附錄。限於水平，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希廣大讀者給予指正。

王鎮遠 林虞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錄

序言	錢仲聯	一
前言		一
卷一 古今體詩一百又五首		
夢遊玉華洞紀所見		一
書禰衡傳後		一
夕陽		二
烏石山房訪詩僧道源留飲		二
柳色		二
旗山夕眺		三
大嘉山拜李忠定公墓		三
水仙花絕句		四
游白雲寺		四
題賈長江詩		四
古意		四
貧女		五
寒號蟲		五
讀書南園題壁四首		五
西湖舟夜同陳蘭臣作		六
大夢山古冢		六
詠夢二首		七
與黃蓮卿秀才夜話		七
砧聲		八
元祐黨籍碑歌		八

書晉書愍帝紀後	九	陳蘭臣落魄菁城以長歌代東賦此答之	一三
聽友人話古戰坂詩以弔之	九	送許梅笛出塞	一四
秋思	九	風雨上石竹山	一四
書參同契後寄李晴川先生	一〇	題友人青草樓壁間	一四
帳中蚊	一〇	釣舟	一五
書吳梅村詩後用陳秩庭山人原韻	一〇	驛柳	一五
書吳梅村弔思陵公主百韻詩後	一一	困關曉發	一五
秋聲	一一	山行曲二章	一六
秋雁	一一	葫蘆山	一六
秋柳	一一	高桐舟次寄友	一六
感事三首	一二	過黯淡灘	一七
短歌	一二	晚泊劍谿寺門	一七
饑寒謠	一三	延平懷古	一七
夢中作	一三	劉坑夜泊懷劉三炯甫	一八
寒鴉	一三	舟發鼇頭	一八